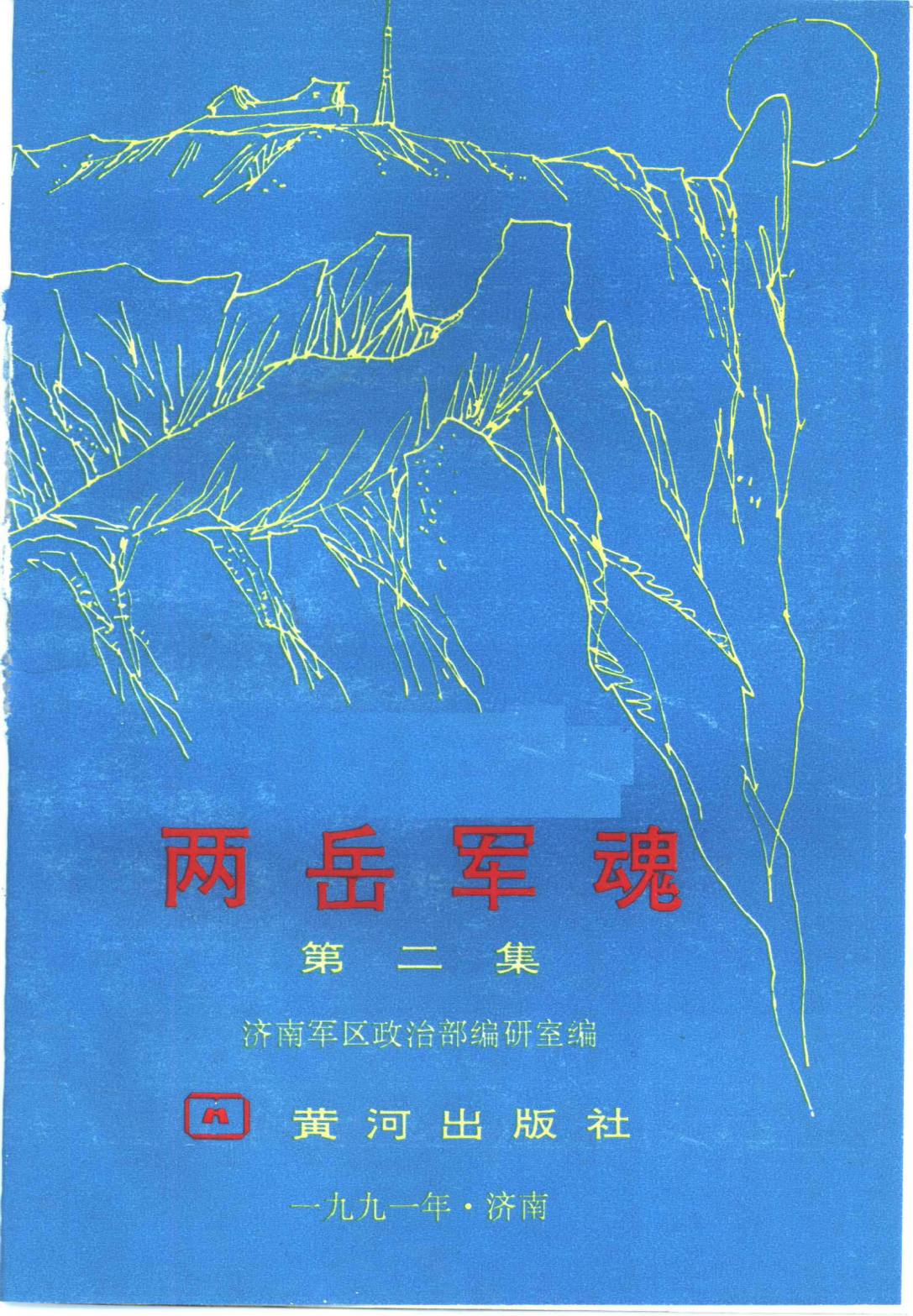




两岳军魂

第二集

济南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



黄河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济南

前 言

济南军区革命烈士传记丛书——《两岳军魂》第二集，共收录了45篇烈士的传记。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光荣献身的烈士中，既有战斗在主力部队的，也有活跃在地方武装的；既有师、旅以上领导干部，也有基层的英雄模范人物；既有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也有军政兼优的政治工作者。透过他们的事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先烈们光彩照人的战斗足迹，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而且可以了解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从中领略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换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先烈们以身报国的英雄事迹，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改变颜色。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继承和发扬先烈们那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两岳军魂》一书，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对于加强部队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将会是有所助益的。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同志的有关资料，得到了山东、河南两省党史、民政部门及烈士原籍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差错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1年10月

○ 书名题字 / 迟浩田

主 编
副主 编
编 辑

袁守芳
于广益
刘善义
孙书华



目 录

前 言

永恒的生命之光

——记黄中岳烈士…………… (1)

闽东红旗正飘飘

——记马立峰烈士…………… (18)

怀念患难与共的战友

——记赖金标烈士…………… (28)

血染黄土岗

——记占如柏烈士…………… (35)

叱咤湘鄂赣

——记严图阁烈士…………… (44)

“三军”擎旗人

——记理琪烈士…………… (49)

让抗日烽火燃遍豫东

——记沈东平烈士…………… (58)

昌北播火者

——记孙汉三烈士…………… (68)

敌后创出新局面

——记韩明柱烈士…………… (76)

沉痛的悼念

——记宋澄烈士…………… (90)

“三岗”英豪

——记胡晓初烈士…………… (107)

斗凶战顽的勇士	
——记杨忠烈士.....	(119)
永存人民心中的铜像	
——记赵铸烈士.....	(125)
热血洒在沂蒙山上	
——记陈明烈士.....	(136)
一位不可多得的宣传鼓动家	
——记刘子超烈士.....	(145)
团结抗战的楷模	
——记孙伯龙烈士.....	(153)
冀东游击战中的闯将	
——记包森烈士.....	(160)
一心跟着共产党走	
——记屈中亭烈士.....	(170)
铁路线上逞英豪	
——记洪振海烈士.....	(182)
父子抗日英雄	
——记刘景镇、刘纲烈士	(197)
漳卫河畔的英魂	
——记石景芳烈士.....	(207)
火热的爱国心	
——记陆升勋烈士.....	(216)
一个放牛娃的奋斗足迹	
——记黄骅烈士.....	(224)
他永远活在胶东人民心中	
——记王文烈士.....	(233)
忠勇为党炳千秋	
——记符竹庭烈士.....	(241)

“民族英雄 吾党战士”	
——记马本斋烈士·····	(251)
英气长留大虎山	
——记何万祥烈士·····	(263)
双枪女队长	
——记陈明烈士·····	(273)
反顽抗敌的英雄	
——记观杰烈士·····	(278)
他把部队引向光明	
——记李桂五烈士·····	(287)
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记张鸿仪烈士·····	(294)
单手英雄	
——记曹世范烈士·····	(305)
战功卓著一骁将	
——记桂干生烈士·····	(314)
清河扬波恋潇江	
——记石潇江烈士·····	(321)
鞠躬尽瘁魏十篇	
——记魏克仁烈士·····	(329)
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记辛冠吾烈士·····	(340)
以身许国 百折不挠	
——记岳拙园烈士·····	(355)
沂蒙好后生	
——记厉兴全烈士·····	(365)
“王大胆”斗敌记	
——记王寿德烈士·····	(374)

从放牛娃到分区司令	
——记程绪润烈士.....	(384)
狙击队长的风采	
——记费石柱烈士.....	(391)
一块真玉 千古流芳	
——记窦玉芳烈士.....	(400)
才高德劭一师长	
——记王吉文烈士.....	(404)
铁骨神枪 威震敌胆	
——记安全福烈士.....	(415)
辽西战场一铁汉	
——记姜东海烈士.....	(423)

永恒的生命之光

——记黄中岳烈士

地球不停地旋转，遂有了昼与夜。就自然现象而言，那不断交替的日日夜夜本无什么不同，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则每年每月，甚至每分每秒都具有不同的意义。

1931年的12月，在黄中岳的人生历史上就非同寻常，它有如我们划分时区所依据的经线，鲜明地断开了黄中岳的昨天和今天。

宁都。

12月8日的深夜，准确地说是9日凌晨5点，黄中岳是怀着极为激动的心情，离开军参谋长赵博生的住处的。

“中岳，一道走吧？”黄中岳的结拜兄长、顶头上司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伸出宽厚的大手，邀他和卫兵小董上车。

“不，没多远。”身为国民党七十四旅一团团长的黄中岳，私下里和季振同从不拘礼节，待季振同进车坐好，他笑道：“来时用脚量，这会儿我更想借机散散步啦。”

“那好，兄我先行一步啦。”季振同亲切地望了黄中岳一眼，发现他今夜出奇的精神，宽眉下一双稍细眯的眼睛熠熠闪光，笔直的身姿更显矫健和英武。季振同不由会心地笑了。他完全理解中岳此时的心情，因为他这位旅长的心律此刻也不比黄中岳缓慢分毫呵。

团长的变化小董也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了。近来他一反任何恶习不染的常态，除了更喜欢打猎，还突然热上了麻将，而且专爱

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及季振同等搭帮儿、凑台子。他越打越上劲。今晚在七十三旅旅部，明晚在七十四旅旅部，几乎天天晚上打。这不，今夜在参谋长官邸竟又放了个通宵。机灵的小董想着团长的这些变化，看着不仅毫无倦意，反而更有精神的团长，不由暗自嘀咕：“嘿，准有事儿，还一准是大喜事哩！”

天在放亮，连日浓浓拥在空中的乌云开始消散，云缝间渐露出黛蓝的穹窿和点点鲜鲜的寒星。

“嗨，知道吗？在这静谧的宁都，正酝酿着一场事变，它将改写二十六路军的军史，让军中大多数官兵及我黄中岳本人，以全新的形象站到国人面前！”黄中岳禁不住对着那鲜鲜的亮星在心中高喊起来，“我们即将冲出黑暗！”

1904年9月，在河南省罗山县城北街两间破草房里，黄中岳呱呱坠地。童年，是在饥寒中熬煎过去的。7岁时，靠着基督教信义会资助，他得以在县城福音堂小学捧上书本。幼时的经历影响着他人的人生道路，父亲给他起的乳名叫本初，学名叫培善，可他一进信阳的“信谊中学”，就自命新名“中岳”，立志象岳武穆那般精忠报国。

为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黄中岳从15岁就开始探求。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加入了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生的游行队伍，扬着小拳头，扯着细脖颈，为科学与民主而呐喊。

1920年，他投笔从戎，加入了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学兵营，跟着冯将军参加过“北京政变”，并以自己的纯厚、精明、干练得到将军厚爱，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为洗雪国耻，毅然辍学辞别扶桑西归华夏，更得冯将军赏识，很快升至旅长……

然而，踏破铁鞋，真正的救国济民之道没寻上。冯玉祥在蒋、冯大战中败北下野后，随其原部队缩编到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任团长的黄中岳，不但雪耻之愿未酬，反而被驱赶到江西内战前线参加

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他的报国之心被憋得几乎跳了出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密令国军不准抵抗，拱手将富饶的东北奉送给日本，同时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二十六路军不少官兵对这种倒行逆施深为不满，纷纷要求回北方打日本。蒋介石却强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因此，二十六路军中军心涣散，厌战情绪日甚。

严峻的现实，促进了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觉醒，中共地下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活动，有力地推动着军中正义官兵追求光明的步伐。12月初，深为国家危亡担忧，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为愤慨的黄中岳，和志同道合的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终于作出了事关二十六路军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起义当红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他们秘密成立了起义领导核心。连日来，这颗“心”在紧张地跳动着，极富成效地推动着起义的准备。今晚在麻将桌上举行的这个长达11小时的会议，无异为二十六路军脱胎换骨注射了强力“催生剂”。

“团长，你回来啦？”

黄中岳刚走到团部院门外，个头矮小，精瘦干练的团副苏进便迎上来。何止他一人，后边还跟着身材细挑的一营长张宏亮、墩实健壮的二营长刘永富、高大魁梧的三营长严图阁。

“怎么，都起恁早？”黄中岳见他们衣冠齐整，连手枪都挂得好好的，不由诧异。

苏进笑笑：“团长，大家一夜没合眼，一是为起义的事，二是怕你们出意外。”

严图阁嘿嘿一声：“团长，我们扎妥了架势，只要你们那儿有啥不对劲的，嘖，咱一团立马救驾。不过苏团副谎报了军情，依实说，五更那霎我熬不住，仰在椅背上迷糊了一会儿。”

大家被严图阁逗笑了。黄中岳抬手搭上那位河南沈丘老乡的

宽肩，为这些跟自己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弟兄竟想得如此周到心热了。

冬天的黎明是寒冷的，小董抱来一些马尾松枝子，架在火盆上烧起来。大家围近火盆坐下，面孔被火光映得红亮亮的，立时暖和了。

真正让大家温暖和振奋的，还是黄中岳带回的喜讯。他告诉大家，起义领导核心选派去苏区与红军接洽的3位代表，于昨天傍黑回来了。

“这3位兄弟受到了中共代表刘伯坚、左权等先生的亲切接见。对我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深明大义、反对内战、决心弃暗投明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表示热烈欢迎，并保证对起义的兄弟不计前嫌……”

黄中岳朗声讲着，尽管他根本不冷，这时还是拾起一根较粗的马尾松枝子，插进火盆往上挑起，使火苗顿时蓬蓬响着腾得老高，而他的声音也随着火势加重了：“对咱们的起义行动方案，刘伯坚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趁着总指挥孙连仲在上海治病未归，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也不在军中之机举事，时机选得非常有利。然后，他又代表共产党中央军委，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布署。”

话到此处，黄中岳摘下帽子用力朝桌子上一搁，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各位，我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时间定下啦，再过4天，也就是12月13日！”

听到这个不寻常的消息，大家原本紧张的心弦绷得更紧了。

黄中岳喝了一口茶，将茶缸往桌上一墩，接着又道：“咱一团弟兄们的爱国之忧、报国之心，没的说，起义的领导核心对我们也是极其了解和信任的。这次起义，关键在于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可以说关键的关键，又在我们这个团。现在，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领导核心将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咱们一团啦。”

大家不由更紧张，也更兴奋和激动起来。

二十六路军起义准备工作在迅速、全面地展开着。为了把即将运至广昌的两万套冬装和军饷领到手，起义领导核心决定将举事日期推迟一天。

1931年12月14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宁都城东边外国传教士住过的那幢二层西式楼房里，从一大早就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伙房格外热闹，切菜剁肉的“叮咚”声不绝于耳；两层楼里都有人在忙着打扫灰尘、清理桌椅；运载各种物品的车子在这里出出进进。主持军务的军参谋长赵博生，也从宁都城北门外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赶到此处察看情况——这里，晚上将举行全军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宴会。军中广泛传说：“参谋长主持的这个宴会分别在楼上、楼下举行，楼上是以团以上军官为主的主官席，楼下是卫士席，宴后将在楼上摆麻将，在楼下大厅举办舞会……当然，只有部分人知道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宴会。

在这之前的12月11日下午，赵博生曾专程前往宁都城外的苏家祠堂，看望住在那里的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

李松昆阴险狡诈，他死心追随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在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去上海治病、二十七师师长不在军中的情况下，稳定李松昆，对保证起义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此，赵博生特请他在以振奋部下士气名义举行的宴会上致“祝酒词”。这使他受宠若惊，忘乎所以。不但同意了在宴会上致词，而且还主动提出扩大宴请人员的范围。

当赵博生向大家介绍起他与李松昆的会面经过时，让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好开心地笑了一通。

不过笑着笑着，黄中岳却愣起神儿来。

“中岳，你在琢磨什么？”赵博生眼尖。

黄中岳沉思着说：“依我之见，咱们还得对李松昆有所防范。”

“怎么，你还有啥顾虑？”赵博生不解，他认为这回李松昆被蒙

住了，“就我的感觉，李松昆根本没看出破绽。”

“我认为是这样，”黄中岳解释，“李松昆咱都了解，生性狡猾多疑。别的罢了，宴会为何搞得这么急？博生兄怎的突然那么尊重他？虽然当时他顾不上细想，过后，若是品出味儿来了呢？”

赵博生连忙说：“中岳的建议不无道理，为了稳妥起见，咱还是有备无患，这比出了万一再懊悔强百倍。”

可不，赵博生前边告辞，李松昆后边就窝在沙发里，用那细长枯瘦的指头敲起了秃脑门儿。不仅黄中岳虑及之处让他“敲”出来了，而且还“敲”出一些别的疑点，越“敲”越感蹊跷，“敲”得他晚饭没吃好，一夜没睡实。

14日上午，由于那些“敲”出的结子还在心头打着，李松昆吃过早饭就吩咐贴身保镖喻天魁：“走，跟我到军中转转。”

幸而领导核心采纳了黄中岳的建议，作了周密而巧妙的部署，李松昆在军中转了一圈，终未嗅出任何异常气味儿。

至此，李松昆脑子里绷起的那根弦才算完全放松了。“军部。看看宴会准备得咋样啦。”他命令司机，声气儿十分愉悦轻松。

“圆满圆满！参谋长果然神速。”和赵博生告别时，李松昆高兴地说，“想不到一切竟安排得这样好。参谋长继续辛苦吧，我还得回去整整那篇发言稿。小秘书划出来了，可他笔头儿毕竟嫩了些，关于剿共的重要性还强调得不足……”

午后两点，过足了烟瘾的李松昆兴奋地修改着发言稿。他不时为自己添上的一些陈词滥调哼哼叽叽陶醉着。

那会儿，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则已按计划在分别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宣布起义开始，下达各项具体战斗命令。

董振堂的七十三旅负责监视城内军情，准备随时对付各种不测事件。

季振同的七十四旅的任务是：选拔部分精锐，占领北门外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二团负责守城；黄中岳的一团承担了最艰巨的任

务，即包围那幢西式二层楼房、控制赴宴军官、在各个通往该楼的交通路口巡逻警戒。这幢楼房既是宴会所在地，同时也是起义总指挥部。

过午的太阳在渐渐减弱热力，二十六路军勇士们的心却绷得更紧、跳得更快了。

4点，应邀的各级军官们陆续兴冲冲赴宴来了——实际上不少人提前一个多钟点就到了。是啊，对于许久以来心情灰暗、精神萎靡的他们来说，这样一个可稍稍缓解积郁、松弛神经的机会，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一到便把卫士撤在一楼，自己则奔上二楼和同僚们互相打趣笑骂，抑或抓起先行上桌的碗筷叮叮当当敲着抬“老虎杠子”，晃着拳头吆五喝六地猜拳。谁也没留意，就在他们有些神经质地变着法儿取乐之际，担任警戒任务的特务营让赵博生以“另有任务，在驻地待命”为由撤下去了，换上了和特务营同样着装的黄中岳一团的第三营。黄团长还亲随三营长一丝不苟地检查了这张“网”上的每一个“扣”儿。在这张“网”面前，前来赴宴的军官们只有进的权利，而无随便走出的自由了。

晚6时许，太阳沉入了西山之后，随着淡下去的桔黄色晚霞而漫起的暮霭浸入宁都。另一张更大的“网”也悄悄拉开了，全城换了岗哨，实行了军事戒严；总指挥部，各师部、旅部、电台等处均受到严密控制或监视；所有在起义者看来潜藏着危险的电话线被统统切断了。

此时，黄中岳又指挥一营士兵赶到预定哨位，并命令二营集中到县衙院内等待调用。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宴会厅那场重头戏响鼓开锣啦。黄中岳擦擦汗，再次冷静地思索着，当他确认各个环节均已丝丝入扣，绝无分毫疏漏之后，又到七十四旅旅部和坐阵指挥的季振同交换了一下情况，才匆匆向城东走去。

还是发生了意外。

黄中岳刚走到灯火辉煌的西式楼房前，便见团副苏进神色紧张地从楼梯口迎过来。

“什么事？”黄中岳轻声问。

苏进回头看看坐满了卫兵、笑语喧哗的一楼窗口，没立即回答。待他们走到一棵冬青树下，苏进才不安地说：“团长，到现在还没见李松昆那老家伙的影儿。”

黄中岳一惊，抬腕看看表，已是6点20分了。按照计划，是待6时左右宴会开始，李松昆起身宣读他的祝酒词之际，让安排在离他最近处那张桌上的苏进突地用枪抵住他脊背，再由赵博生宣布起义。估计李松昆5点左右准会前来的，谁知……

“没法摸摸情况？”黄中岳心情沉重地问。

“先是以参谋长名义打电话催了，他的秘书说‘再等会儿就到’。刚才又派人去请，仍是秘书见的，照旧那句话，李松昆总不露面。”

这确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难道李松昆突然得到了什么情报，正一边用拖的办法稳住起义将士，一边紧急准备对抗乃至反扑？黄中岳心中顿生疑团。他想虽然眼下李松昆那个师的主要军官也都在这里，但他毕竟非同一般，是师长啊！困兽犹斗，轻看不得。如无切实有力的措施，极有可能导致这次起义的失败！

一向遇事冷静、处乱不惊的黄中岳顿时浑身直冒冷汗。

“团长，咋办？”苏进见黄中岳沉默无语，一个劲儿皱眉头咬嘴唇，更稳不住神了。

是难办噢。季振同、董振堂均被重任羁于军中，赵博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更不可离开宴会厅半步，领导核心无法再在一起研究对策，尤其是时间不允许。现在的每分甚至每秒都关系着二十六路军的命运呵！咋办？咋办……黄中岳燃上烟狠狠抽着，超高速运转着思维机器……

黄中岳毕竟是头脑机敏、处事果断、极有魄力的黄中岳。没过几分钟，他将烟蒂猛地一扔，目光陡地冷峻起来，抬手在苏进肩上一拍，决然说：“我见参谋长去！”

有团长那透着决心和信心的一掌，苏进在嗓门上打悠的心也立即复位了。

黄中岳步伐轻捷稳健地上了二楼，走到赵博生身边，“啪”的一个军礼：“报告参谋长！”

表面上怡然泰然，心中则火烧火燎的赵博生，嘴在和同桌的几位军官闲聊，眼和耳则一直密切关注着门外。黄中岳那英武的身影刚从楼梯口闪现，他就用目光“抓”住了，若不是处在这种特别的环境，早就迎过去了。此时他则倏地站起：

“黄团长，什么事？”

“刚才在楼下，我见了李松昆师长的秘书。他送口信说，李师长还得再迟一会儿才能来。”黄中岳边煞有介事地讲着，边用目光相告：参谋长，我是在搞“创作”啊！

赵博生微微眯眼一笑，表示：讲吧，我会懂的。然后向宴厅中扫一眼：“大家等他好久了，李师长到底让啥事缠住了，问清了吗？”

“这……”黄中岳忍俊不禁，看看众人，稍压低音量又保持着一定“可听度”地说，“哈，我追问急了，秘书才透了实底儿：宴后要办舞会……特别是那个叫什么‘小晴’的也来的消息，不知咋让李师长的心上人得到了，又哭又闹……所以……”

宴席间腾起一阵哄笑声。有人边笑边大声道：“鸡巴！大老爷们儿想风流，一脑袋却又让小妾搁档里紧紧夹着，哈哈哈哈哈！”于是大家笑得更响……就此宴厅的气氛轻松了、活跃了，人们的情绪稳定了。

黄中岳眨眨眼：“李师长有话：这儿的事不必等他，该开宴时就开宴！”

赵博生也会意了，深深地点点头：“行，行行……”他定睛望着

黄中岳：“只是，他没有及时赴宴，未免让弟兄们扫兴，这……”

“李师长那儿，我再去看看，参谋长就不要费心了吧？”黄中岳立即作答。

“好，好！黄团长，李师长的事就托付给你啦。”赵博生的眉头展了展，“你去吧，争取尽快把他请到。”

“是！”黄中岳应得格外干脆响亮。

早对酒菜饕餮欲滴的军官们，压根没留心他俩后边的对话，更不会琢磨其中的奥妙。不过，苏进可是始终一字不漏地听着，当黄中岳大步迈出时，他也抖抖精神，摸摸腰间的手枪。

巧啦，李松昆延误赴宴时间的原因，还真让黄中岳言中了。

原来李松昆的女人得知李不带她参加宴会和舞会的消息后，醋意大发，与李纠缠不休，以至李不能脱身。

怎么“请”李松昆？黄中岳边朝楼下走，边在心里盘算着。

在一丛马尾松后，他对严图阁叮嘱一番，便直奔七十四旅旅部找季振同去了。

根据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两人一致认为非动用较多兵力对付李松昆不可啦，而七十四旅的兵力已经不足，季振同决定立即向董振堂通报情况。

“报告！”季振同刚拿起话筒，门口便传来报告声。只见有位士兵背着个人站在那儿，身上沾了许多鲜血。

黄中岳仔细一瞧，不由大惊，忙过去把士兵背上的人抱在怀里：“一营长，宏亮……这是怎么回事？”

“李、李松昆他们干的……”那位士兵边哽咽着，边扬起手中一把鲜血淋淋的匕首。

张宏亮已经牺牲。“宏亮，宏亮……！”黄中岳用臂肘托着张宏亮的头边摇边喊，可这位往日有点腼腆的营长，再也不能给他象对待亲兄长一样敬重的团长任何回音了。

“你讲讲经过。”黄中岳抑制着悲痛向那位士兵说道。